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白庚延

段传峰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白庚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庚延/白庚延绘.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5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1-2/段传峰主编)

ISBN 7-5059-5269-2

I. 白… II. 白…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J222.7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1425号

书 名	当代中国画家研究丛书(1-2)
主 编	段传峰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完淳
责任校对	胡首一
责任印刷	李寒江 周完淳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269-2
总 定 价	48.00元(二册)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白庚延 祖籍河北景县,1940年出生于山东省德州市,1962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同年从王颂余先生修山水、书法、画论。1973年至1985年为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负责人,对教学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白庚延致力于中国山水画的研究和探索,采众家之长,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浑厚自然,洞达博大。既重笔墨,更重意境,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别具特色和时代风貌。他自创一格,始终不渝追求“抛开世风去追求真正的艺术上的自我,以山水为民族造像”。他不仅是一位用丹青重铸大自然的杰出艺术家,也是一位创作生命同祖国和人民命运紧密相连的东方之子。

白庚延创作的系列黄河及其他山水画作品,是别具风格和时代风貌的艺坛经典,对前人有大幅度突破。他以热烈、奔放、拙朴、苍劲的风格内涵,创作出一件件情调古雅凝重的杰作,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终生不渝的爱。

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和国际展览。1991年《黄河水黄土地》获全国一等奖;1997年获美国传记研究院1997国际著名先生奖、艺术成就国际金钥匙奖。1998年获20世纪成就奖,世界终身成就奖。英格兰剑桥国际传记中心'97、'98国际著名先生奖,金星奖,20世纪成就奖。

现为天津美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导师组负责人、天津高职评委、全国美展评委、英格兰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副总裁、顾问委员会荣誉委员,美国传记研究院研究协会终身副总裁、顾问委员会荣誉委员。

2004年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由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授予永远名誉会长,并颁发了金质聘书。

2005年在联合国总部举办个人画展,并由联合国中国文化展示组委会与美联邦世界传统文化科学院颁发世界艺术成就金奖。

责任编辑：周 完 淳

设 计：未来开元

白庚延是那种能让你触摸到灵魂的画家。他全身心投入创作，并力图把整个心灵世界都放进作品中。面对这样的画作，你很难无动于衷。画面里深厚的精神寄寓和文化内涵，会让你思索、追寻、体味，因一种心灵的沟通而愉悦。甚至心弦为之激荡，灵魂受到震撼，这是审美中难得一遇的高境界。

——王全聚

白庚延是画大画的人。所谓大，非指张幅，亦非指题材。有人以丈二匹画千里江山，仍让人感到是地局天促的小画；白庚延有时在幅不盈尺的小纸上画拳石寸草，也让人感到时空无极。画的恢宏来自胸襟的博大。古人说：“胸中有丘壑。”白庚延的画仅仅有丘壑恐不敷用，因为丘壑在他笔下不过是表现胸襟的道具，盛在他胸中的应该是历史的沧桑，世间的风云和人生的波澜。

——韩 瀚



前言

当今的中国画坛，旗帜林立、仪态万千，繁荣得让美评家们美不胜收。穿越尘霄，八百多年前邓椿老前辈的中肯之论言犹在耳，“画者、文之极也。”又言：“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话说得很直白，绘事不能没文化。

宋末元初的钱舜举，虽生逢乱世，却活得超然而沉逸，沉逸得笔下梨花了无世俗烟火。表面上“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画图开”，个人修为却做到了诸葛先生说得出而做不到的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何也？文化使然也。文化使其心定神安，心定则少了诸多挂碍，无挂碍、焉有恐怖？此等境界，呼之欲出者多矣，无须赘言了。因此，倾心传统，醉心文化便成为本丛书择录画家的定位标准。倾心传统者之心态，或有两类，一者对号入座，仿佛今人看《红楼梦》，非在书里为自己找个宝玉或宝钗的位置，满脑子利害打算，结果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二者与传统相互眷顾，眷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站在古人的肩头，以自己独立的艺术理念赋予传统在今天全新的审美价值，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过程，也是继承传统的真正意义。

实则传统并非遥远，它是昨天，又像故人。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犹如不可判定未来。中华文明的人文传统在时空上已经涵盖了古今和未来，人生一瞬，如白驹过隙，最能把握的或许只有眼前。我们选录的画家，恰有上述之共性，生活中又是“生爱朋友，又爱文学”的温厚君子，他们或知天命、或屈耳顺，正值奏黄钟，歌大吕的时节，我们不敢奢望读者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能见仁见智则已心安。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谓游于艺，即以之为乐足矣。然而游也要游得地道，也要率性自然、适意从容。悠然想起朱敦儒老先生的《西江月》，聊以之作结此文：“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艺术传略

>>>

写意白庚延

事隔两千年

白庚延祖籍河北省景县董故庄。庄子为什么以“董故”命名，原来这里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故里。小村里曾出了个这么大的名人，让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引以为自豪。

当然，这颗无名的种子也不精心地播撒在幼小的白庚延心里。庄子上，最吸引白庚延的就是“董子（仲舒）庙”，满墙的壁画成了他神游的好去处。精鹜八极，神游四海，想像的翅膀上天入地，在白庚延眼前出现了一片神奇的天地。

也许是受这位两千多年前“董大儒”余荫的庇护，白庚延的曾祖父曾当了一把秀才。但秀才家里家境却一般；原本一般的家庭，遇事可不能丢面子，毕竟你家有个秀才。曾祖母去世了。顾面子不顾嘴，出大殡，瞎折腾。折腾得分了家，白庚延的祖父分得五升红高粱和五十块现大洋的债务。

债务缠身，父亲只好到乌兰巴托拉骆驼。也就是老舍笔下早年祥子干的活。

白庚延三岁时回到了老家董故庄。那是烽火连天的1943年。

“鬼子来了！”听到夜半的连声叫嚷，姥姥背起迷迷糊糊的白庚延就跑。也许是

1983年留影



跑得太急了，一跑竟然跑进鬼子的包围圈。两边都是芦苇荡，鬼子一通扫射，死了几百人，姥姥背着白庚延趁鬼子不注意朝一条交通壕跑去，刚跑出200多米，只听耳边“嗖”的一声响，子弹飞过了……三岁的白庚延捡了一条命。

兵荒马乱的年代安不下一张稳定的书桌。天上时而有日本鬼子飞机掠过的魔影，地上不时有匪军袭来时鸡飞狗叫的惊扰……年幼的白庚延却贪心地在石板上画个没完没了。谁也没想到，这一画竟然画出个日后的大画家来，画到了香港，画到了联合国，成为引起世人瞩目的国画大师。

“我们一个小庄子出两个大师！”董故庄的老老少少不免为此骄傲，可惜的是时间跨度太长了点，竟然隔了两千多年。

为谁活着

拉骆驼总不是常事，白庚延的父亲靠朋友的推介到了德州，当起了一家商铺的掌柜。人家是东家，他给人家经营。有了稳定的活计，于是举家搬到了德州。

说起自己的父母，白庚延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明亮起来，好像立即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父母身边，连脸色也带有几分孩子气。

“人為自己活着，没什么劲。”孩提时母亲说过的话根植在白庚延的心田里，至今已经长成参天苍松，咬定青山不放松，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坚定不移的信条。

父亲对他的管教甚严，虽然懂事的白庚延不让父

母生气，可赶上作业完成得不好，也免不了挨父亲的揍。父亲是个深明大义的人，日本鬼子抓了革命干部，父亲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要把人救出来。像解放后当了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副行长的胡景云、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局长的艾人言、刘志坚的老父亲……

这事“文革”中可成了莫大的罪状：你不是汉奸怎么能从日本人手里把人救出来？你不是特务怎么能干这等事？

可谁知道，他的父亲也同样曾被日本人抓去，受的那罪就别提啦。

父母的深明大义对白庚延产生巨大影响。不能只为自己活着，要为大家做事，为民族的复兴干大事。

曾祖父的秀才身份，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当年在乡里可了不起，四邻八乡的人都尊敬他，连德州也请他去讲课。在知识、文化被神话的年代，有文化的人也带上神话色彩。白庚延的名字就是曾祖父给起的。懂《易经》的人都说，这名字起得好。曾祖父的被人尊重似乎也深深地影响着年幼的白庚延：当个被人尊重的人。一个朦胧的意念激荡在他的胸前。不觉，搀扶曾祖父的白庚延好像过年穿新衣一样，也神气了起来……

放出了我，他却没……

提起天津美术学院的康明瑶教授，白庚延总是仰天长叹：“放出了我，他却没……”

那是一笔难以偿还，也不该由任何个人偿还的债。

1957年，白庚延将要中学毕业了，出路何在？偶然



在创作《林中百重泉图》

看到天津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的招生简章，好像在黑黢黢的山洞里猛一抬头，看到一缕阳光透了过来，揉一揉眼，是真的。虽然不抱什么希望，试一试也不亏什么，去吧。景县中学美术小组的三个学友同时报了名。准考证却只来了两个。

路费成了难题，找老师借。五元钱救急，一位音乐老师带着他们俩到了目的地。幸亏白庚延在景县中学毕业时功课门门都是五分（当时的最高分），免试文化课，专心准备专业课吧。

囊中羞涩，不敢乱花钱，别看来自农村，面子是不能丢的。学院的食堂不敢进，跑到天津北站食堂吃饭，大白馒头就着三分钱一盘豆腐，管够。

第一天考素描，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叫做“石膏像”的劳什子。第一次见到陌生的那么洁净的东西，面对着它，仿佛雨后天晴，田埂上抬头看到的洁净的白云，又仿佛在夜里，麦场上看到的皎洁的圆月、水中的白莲、庭院的玉兰、山中的飞泉……一切美好的东西对白庚延总有强大的吸引力。眼前的石膏像变得那么温润、那么光洁、那么美好。沉下心来，把美的表现美。

他记得，监考教师穿一身浅蓝色旗袍，面容和善。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油画家付乃琳教授。

一切都那么顺利，原本想像中峥嵘的高山的威严，瞬间变成眼前小桥流水般的惬意。

第二天下午考“命题画”，中午得好好睡一觉。学院一楼稻草地铺，是给考生们预备的。没铺没盖，大夏天还要什么铺盖？睡吧，美美地睡吧。

可一睁眼，稻草铺上的弟兄们怎么都不见了？不

好！考场在哪里？东奔西突，好不容易赶到考场，监考的教师瞪着气喘吁吁的他。十五分钟是个迟到的坎啊，而白庚延他们俩已经迟到三十七分钟了。“我是



与申凤梅戏剧大师合影

跟老师借了五元钱才来报考的啊，实在不……”话还没说完，监考教师斩钉截铁地说：“进去吧，我做主了！”

说这话的就是康明瑶教授，放白庚延进考场的就是他。这一“放”意味着什么呢？对人生，对未来，对一切的一切……

人生路上有拦路虎，也有开路人；有关时刻帮你一把的人，也有走得好好的被人从背后踹一脚的时候。网开一面，康明瑶冒着风险给他网开了一条生路。

中国艺术家网是这样介绍康明瑶教授的：

康明瑶(1924.3—1993.7)别名康慨，辽宁沈阳人。擅长油画、美术理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油画。1953年起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作品有《古代艺术之光》。编著有《外国美术名词浅释》、《诺阿·诺阿》等。

靠康明瑶教授的放行，白庚延终于接连考完了三门课。考完回家等信吧，没抱什么希望，照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锄大地。没有干过农活，队长夸他“锄

下的苗比草多”。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六分钱，他不行。人家锄到头了，他才刚锄到垅中间。汗滴禾下土的滋味，尝了二十多天，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一天黄昏，快要收工，人家都在地头歇着了，他还是才锄了半截。

“中了，考中了！”景县中学的老师骑了九十华里自行车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地头。

“中了，考中了！”范进当年中举的镜头梦幻般地出现在眼前。白庚延还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已经被乡亲们帮助锄完了那半截子地，又被簇拥着回家了。

报到那天，坐的是紫牌电车，天纬路下车。同车下来的还有陈冬至——在同一考场的“考友”转眼成了同窗校友了——掩饰不住的兴奋洋溢在两个人青春的脸上。

报到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去感谢康明瑶教授。康先生好像自己的孩子考上美院一样：“好好学吧，有什么难处来找我。”

白庚延没遇到什么难处，还没等他去找康先生，康先生倒遇到难处，陷入泥潭，拔不出来了。

那时，学院里已经成了大字报的海洋，走在大楼里，大字报不时撞着你的头，让你晕头转向，刮着人的脸，生疼生疼的……更让白庚延不解的是，许多大字报上批判的对象正是“放”他进考场的康明瑶教授。

“右派分子”的帽子果然实实在在地压在康明瑶先生的头上，而且一压就是二十多年。想看康先生一眼都不可能，他被劳改去了。

“康教授放我过去，他却没过去！”白庚延仰天长叹：这是无奈的“天问”，还是慨然“问天”！

80年代初，康教授的右派帽子在一纸“红头文件”下被轻轻地摘了下来。

转眼，康明瑶被选为“优秀教师”。乌云瞬间散去，立即阳光灿烂的日子，康先生适应得了吗？不管适应不适应，优秀教师康明瑶还是上路了，同行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年被他“放”出去的白庚延。这是让康教授异常高兴的事。

黄山。每个艺术家神往的圣地。单人床。每张床睡两个人。两个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被放出来的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俗话说这是——有缘。

深夜，狂风大作，急雨敲窗，树影婆娑，两个人谁也难以入睡。心中憋闷了二十多年的话，从哪里说起呢？

还是康教授语出惊人：“我平生干的最得意的事，就是‘放’出个人才！当时没听他们的。”此时的白庚延眼睁睁地看着康教授：只见早年潇洒的康教授已经两鬓斑斑，平时谦和的脸说这话时涨得通红。

1993年，举办全国第一届山水画展，白庚延被聘为评委，在合肥评画。组委会安排三天游黄山，一切待遇乌枪换炮，人住在“清凉世界”，清凉是够清凉，可整天云山雾罩，看到的只是白花花的云海一片。

一天夜里，狂风大作，急雨敲窗，树影婆娑，俨然当年与康明瑶先生在黄山卧谈的情景再现。白庚延怎么能酣然入睡呢？

就在这一天，康明瑶告别了人生，告别了他苦心培育的学生，告别了他醉心的艺术事业……

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心灵感应吧！

白庚延急匆匆赶回天津，与“放”自己一条生路，

给自己未来灿烂前程的康先生送行。文人没什么多大的动静，只能写一篇文章悼念先师，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著名作家柳溪看到这篇文章，哭了。大哭一场。

在夹缝里钻出来

说起当年的反右，白庚延心头总是七上八下的。自己尊敬的老师被劳改去了，自己的师兄一个个落难了。他们可是风华正茂的有志之士，远大的志向还不得施展就这样成了“右”字号的人物了？

想起来，也够后怕的。早一年或晚一年，自己也难逃此难。

1954年，他在景县读中学，三年后毕业正赶上反右，压缩高中招生名额，号召回家务农，当时十七岁。春夏之交到天津参加美院招生考试。当时是康明瑶先生“放”他一马，得以过关，顺利通过三门考试。

等到秋初来报到时，已经风云大变：康教授被

“右”了，二十几名师兄也被“右”了。

二十多年后的80年代初，仅仅比他高一届被“右”了的十几个师兄陆续来校平反。其情其景椎心刺腹，肝胆欲裂。

档案冷冰冰的，仅仅一个纸条：“右派

在襄樊米芾纪念馆留影



待遇”！二十郎当岁的热血青年，二十多年的“右派待遇”，如今已经把他们“待遇”成年近半百的木讷的鲁迅笔下的闰土般的人物了。

“早一年入学，我也得遭受如此‘待遇’。”

白庚廷看着师兄们一张张那么苍凉的脸，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从这面墙面前躲过来了，另一面墙又该如何呢？

白庚廷痛苦地说：晚一年，命运已经在那里摆着呢！我的那两个景县美术小组的同学都蒙难了。

考不上美院，只好回老家。在老家能干点什么？充其量是当民办教师。当时的反右，各地、各单位都下了名额，不“右”也得凑够数。于是，他的那两个美术小组的同学就都“右”了。我一旦回去能不“右”吗？

早一年“右”，晚一年也“右”，一生最可怕的事早晚都在等着他。

但他从早一年、晚一年之间逃出来了，钻出来了。不钻出来，没跑。

从两年之间钻出来，是该击掌庆幸，是该从此磨灭，是该由此消沉，还是借着钻出来的时光有所作为？白庚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吃得寒窗苦

上个世纪的1957年到1962年，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几年将怎样书写呢？令中国的知识分子心寒，让那么多人为砸锅炼铁而疯狂，使举国的数亿人受肚皮的煎熬……那是怎样的几年啊！